

農商務省  
圖書  
第 號  
共 冊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二  
一三三  
一四九  
函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門  
一〇二  
一四九  
函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3
	冊數	149	( 29 )
	函號	275	23

十三經註疏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明治十年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三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入音之

毛詩小雅魚藻

南政

樂一字音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斃斃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難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主之時魚何所疑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通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人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梭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若在反樂也下同

梭七全反改也。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  
 流又七句反。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  
 頡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  
 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  
 臣飲酒而巳。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  
 反亦惜樂飲酒故刺之。頡頏大至其性。正義曰  
 釋詁云墻大也。頡頏與墻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其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魚之至著見。正義曰  
 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  
 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貌。草所  
 物即魚也。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



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

其居處那然安也。

○那乃多。義曰那安至然安。正

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幽王

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

無救也

○菽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遙反。采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故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幽王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誣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不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路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也。羊則若豕則微。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

美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音亡，報反。微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君子謂諸侯也。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

也。○乘

也。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

繩證

反下注車乘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玄衮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 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卷勉反下同

必滅反冕也 采菽至及黼 毛以為言古之明上

盛之宮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

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

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以不興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云芼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若

茶也滑董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至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炙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醢乃盛之於俎謂之芼羹

故言乃用芼羹也即公食記芼芼是也以草菜地之

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

毛詩疏

卷之五

及古

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子之是古者明  
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為也其雖無  
子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是服同  
賜之矣○禮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祭印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禮玄衮  
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畫龍於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絺  
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  
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  
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  
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  
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  
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按終南美秦襄公  
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  
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

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宮馬為也韻 **觴沸檻泉言采其芹** 觴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云言我也** 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 ○齋音必沸音

非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 **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 云屆極也諸侯來朝

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

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旅戶機

反淠匹弊反徐孚益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駟七南反駟馬曰駟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

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絕 淠

至所屆○毛以為觴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菹以待諸侯以興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旂旌其此君子車服旂旌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菹為菹以備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

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為

異○ 觴 沸至正出○正義曰以觴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  
 章類之知此必為與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  
 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  
 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  
 為與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芹菜  
 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芋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  
 芹菜可以為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芼言  
 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  
 非泉即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  
 芹菹免醢菹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  
 引之者因其前絜清芹鴈俱是木物故連言之○**○**  
 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  
 言觀其芹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  
 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  
 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  
 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  
 云采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  
 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壁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口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  
 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  
 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  
 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  
 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  
 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  
 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  
 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  
 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駟故知非諸侯所乘  
 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  
 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  
 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  
 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  
 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諸侯赤

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奉鞞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膝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申重也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

下音洛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

洛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

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裳幅為內則亦謂之邪幅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

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偏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芾太古

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  
 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  
 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  
 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襲宜所先蔽故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繫  
 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芾  
 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衣裳服布  
 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可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  
 曰有虞氏服屨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  
 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作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  
 服謂之鞅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人以上有冕也士  
 有鞅鞅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  
 弁鞅鞅皮弁素鞅玄端爵鞅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  
 印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鞅給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  
 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鞅是他服

謂之鞅以冕為生非冕謂之他也鞅鞅俱是蔽膝之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鞅君朱大夫素士爵  
 韋上云鞅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  
 彼論鞅此言鞅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又言鞅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  
 欲以今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膝說文云膝絨也名  
 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偏其脛也又解在下之  
 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  
 言之故云自足是足即鞅附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  
 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之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  
 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為文非  
 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其服幅即云自偏束



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  
 是自備束矣。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  
 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  
 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  
 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  
 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  
 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  
 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則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

其葉蓬蓬

蓬蓬盛貌

云此典也柞之幹猶先祖

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

○柞子洛反又音昨  
 木名蓬步公反注同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

殿鎮也

○殿多見反注同鎮陟  
 慎反又音珍本作填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平平辯治也

云率循也諸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平婢延反韓詩作  
 便便云開雅之貌

維柞至  
 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餘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  
 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  
 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以安定今  
 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  
 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

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此與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葉不生葉正以柞爲與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若賢者生其若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與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與亦然也。○嚴鍾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重之義故云嚴鍾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鍾安天子之國也。○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有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唯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知戎狄肅功旣成以賜魏絳之樂自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汎汎揚舟紉纜維之。○紉纜也纜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云揚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紉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汎芳劔反紉音弗爾雅云紉紉也紉音律纜力馳反韓詩云紉也

紉音才各反  
綏如誰反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

葵揆也膺厚也  
○葵其維反膺頻戶  
優哉游哉

○葵其維反膺頻戶

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戾至也○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汎汎至戾矣○

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

不得東西也以與居以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

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

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

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

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

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

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

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

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

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

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

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

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紼繩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為索所以維

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

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紼繩是大經綱訓為紼繩又

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

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楊木至禮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

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

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

行不以舟止為喻○禮亦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

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

度多少而與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

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

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是之裏二十一年左傳叔向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

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

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好呼 **正義**曰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也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其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微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矣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鬢如髮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 與也 騂騂調和也不善繼繫巧

用則翩然而反 云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

列反弓鞞也繫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云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正義**曰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用則繫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矣是

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

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也 騂騂至而反 **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繫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

反二月

弓人以六材為弓調幹角筋膠漆也又曰角之中心  
極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  
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  
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  
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所用者則體反若不繼築則  
不復任用也築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  
藥中此弓已調和而言築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  
恐損其體亦謂之築經即繩膝也傳言巧用明是既  
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繁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  
定本待作待○骨內至戚怨○正義曰骨肉謂族  
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  
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  
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  
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  
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

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王之教令  
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

可不慎 ○做戶 爾女至胥皆 ○正義曰以言人  
教反

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

勢而為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  
訓也

綽綽寬也裕饒瘵病也 六令善也 ○綽處若反寬

瘵羊 此令至為瘵 ○正義曰言人隨上化此又  
至反 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

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  
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  
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  
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怨一方

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

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

之○處昌慮反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

相讓故怨禍及之此周而黨愈少歸爭而名愈辱求

安而身愈危○此毗志反鄙民之至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

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

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

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

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

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

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一事而

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

讓山此以亡○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

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

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

者而以情怨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

於是空也○爵祿至愈危正義曰由爵不讓彼

而為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已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

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

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技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

三寺疏

卷之六

及古

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

言此以類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已老矣而

孩童慢之 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

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駒音

作咳戶才反許慎云 **如食宜饅如酌孔取** 饅飽也

小兒笑也稚音穉 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

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

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食音嗣

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饅於據反徐又於其反取如字沈又音嬰令力呈反飲於鵠反度待洛反

**勝言升** 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

量音亮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

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傲之皆

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

者所勝有少亦足則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

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

曰此經躬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

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

其願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

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道其

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王

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甦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除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毋**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 猱後屬塗泥附著也 傳 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

有仁義教之則進 **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傳 微美也

傳 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

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傳 毋教

屬○毛以為上言小人傲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為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 傳 猱後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猿之輩



言政  
雨下此雪雖濼濼然而盛至於見天覲然之日氣人  
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  
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  
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  
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  
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  
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  
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  
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  
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  
**傳** 覲日氣○正義曰說文云覲日見也此詩之意言  
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覲是日氣  
也○**傳** 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口者人言之辭若  
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  
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  
矣以濼濼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  
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入下聞  
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

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為政焉川殺而言誅小  
人者以上與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  
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  
誅滅之也此上戒孫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  
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傳** 遺讀至過者○正  
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  
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  
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  
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  
二句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  
訓也故別**傳** 雨雪浮浮見覲曰流**傳** 浮浮猶濼濼也流  
為毛說焉**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 蠻南蠻也髦夷髦  
也**傳** 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  
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

焉○髦舊音毛詩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  
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土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  
○正義曰爾雅人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  
○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此之是西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又曰逃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被髦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逢反篇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內同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興也菀茂木也

云尚庶幾也

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

○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

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傳

靖治極至也

傳

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俾必爾反本作卑

後皆同極毛

傳

有苑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

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

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

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

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

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進之

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不往朝事之也○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

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

傳蹈動暱近○止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

可以蹈惡故為勸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上肅孫

爭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詰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若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有菴者柳不尚惕焉。惕息也。○惕欺例反。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病也。云瘵接也。○瘵側界。反鄭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瘵病也。鄭以上睢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人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曰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曷害矜危也。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有鳥至凶矜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昌害○正義曰傳雖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斡害不皆為何也○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比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

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萌美豈者奪之同也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策法又反  
下注同倡率朔肆反朝夕直也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考周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而  
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豈亦有常不  
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  
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  
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  
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  
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  
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  
考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  
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  
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  
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

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  
二事。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  
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  
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  
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手書疏

卷之三

漢書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

也傳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傳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傳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傳正義曰都者

本成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

舉言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

稱叙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

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裳其上必有裼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裼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裼之裘則是

有衣裼矣言取裼裕者以注記之特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裼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二詩

卷之三

及古閣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禘故此狐裘亦不禘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上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

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者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上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笠緇撮**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

也 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攝七活反夫

亦作扶 **彼君子女綉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 云彼

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

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綉直雷反密也緻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隆殺所

界反又 所側反 我不見今我心不說 云疾時皆奢淫我不

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章作弗見後三

章作弗見一木四章 同作不字說音悅 彼都至不說 正義曰言彼

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

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

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

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

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

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 臺所至布冠 正義

曰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等本禦暑

故良邦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

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 以臺至止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

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特

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等而

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

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

已足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

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按

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蔽之可也注云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蔽之可也則此應始

冠而蔽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蔽之庶

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

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

得為緇帛何知非緇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  
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箭者為布此言緇  
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  
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箭者著頰圍  
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  
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也是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蓋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

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為密也。綱者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木**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末無隆殺定本降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云言以美石為填填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與他見反**彼**

君子女謂之尹吉

**尹**正也

**吉**

云吉讀為姑尹氏姑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

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

○言毛如字鄭讀為姑其吉反又其一反

**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

**兮**

云苑猶屈也積也

○苑於勿反徐音鬱又於阮反

**兮**

彼都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琇**美石。○正義曰淇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

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結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

以衰世為難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

**如蠶** 厲帶之垂者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蠶厲也**

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帶音薄本亦作帶厲毛如**

及下同蠶勅邁反又勅界反蠶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蠹蠹音虛伐反蠶薄寒反整音釋木又

作蠶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

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彼都至之邁** 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 鄭唯以垂帶如蠶裂為異餘同 厲帶之垂者 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 而亦至卷然 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蠶為大

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也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繒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以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繒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萬尾言萬尾有壽也故以為鞶蟲其末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髦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士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伊卷之髮則有旗**  
旗揚也  
云伊辭也此言士非

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

髮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枝旗揚起也  
○旗音餘揚也  
**我不見**

**兮云何盱矣**  
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

也  
○盱喜也俱反  
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

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死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思息嗣  
采芣四  
反下皆同  
章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讓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傳**

典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掬。

**箋**

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掬，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掬，芻楚俱反。草也。

易以 鼓反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傳**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

**箋**

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其玉反。卷音權。下 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能滿其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

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 典也。至曰：掬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在外故，以為典。終朝者，是

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掬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掬。○ 綠，王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

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

在夫家當筭此象骨之筭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筭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襜**云藍染草也

○藍盧淡反流方其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

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

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詹音占終朝不至

善○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衣蔽前謂之襜

○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

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

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

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

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編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編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居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婦從卑者起內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七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懷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之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云之子是

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

當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

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殺反韋勅亮反後也

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沈治亮反本又作鬯釣音弔

音餘下同為干偽反下同。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

往狩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

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

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名弔

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

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綸謂

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云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鱣魴鱣

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鱣音

同韓詩作觀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

技其綺反于符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

符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中之耳此不從

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

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

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

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

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

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

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

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

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

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

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

是事業故  
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

**釋**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蒲東反一音扶蟬反長張文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

**傳**

悠悠行貌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

勸說以先之

○勞力散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

資說音悅

**釋**

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

又始說反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

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

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

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

主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蕭蕭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

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

行既集蓋云歸哉

**傳**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釋**

云集猶

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

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我任至歸哉  
 輦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于偽反○正義曰上  
 言南行為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  
 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  
 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  
 云可歸哉言先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  
 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任者至牛者○正義  
 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  
 言之○蓋猶至此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  
 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  
 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  
 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為一故  
 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

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  
 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任以  
 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  
 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  
 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  
 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  
 其牛也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  
 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  
 人云凡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  
 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  
 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  
 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  
 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  
 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曾無休息之時下章  
 從此可知  
 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云步行曰徒召伯營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徒行至旅者○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召伯至旅從○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肅肅**

**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謝邑也**○**云

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曰清**○**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土治至曰清○正義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 濕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

**○** 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 難乃多  
反庇必利

反又彼備反  
蔭於鳩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 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 樂音洛  
注下皆同  
**○** 隰桑至如

白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蔭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  
**○** 阿然至  
利人  
**○** 正義曰阿然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  
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  
人也  
**○** 隰中至於民  
**○** 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此小人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萋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溼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隄  
之實然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沃柔也 沃鳥 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幽黑色也

於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 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膠 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藏鄭子郎 誨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奴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華音花取七  
與反孽魚列反

為于偽反  
適音的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  
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  
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傲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  
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  
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  
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  
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王刺后姒也帝王  
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  
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  
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  
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  
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  
王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  
辯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藥也  
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  
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曰孽當為栢文王曰本支  
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  
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  
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  
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  
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  
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  
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  
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 典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毛詩疏  
卷之五十六  
及古制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褻姒褻姒為尊將至

滅國 ○菅音奸瀝鳥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 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褻姒譜申后之子宜答宜答奔申 ○遠于願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 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又反譜側鳩反答音極 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紮白相束而成用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今又用禮道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紮白之謂今

之于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而無子兮是不以紮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如也 ○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用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

不堪用也以與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今

何為更納褻姒嬖寵之兮以褻姒代申后則始而將

滅國也寵褻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 ○白華至為菅 ○正義曰白華野菅釋

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與夫婦之

道宜以端成紮白相中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

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諧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為獨也

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

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長行

猶可也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殽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菟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人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褒姒夏戶雅及殽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及爾雅云殽蓋也盞音鹿龍音元嬖補梯反又必計

反英英至不猶毛以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為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

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

養茅以亂用則為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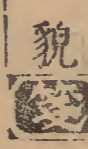
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需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致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褒姒而  
 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天行至褒姒。止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今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更修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與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入可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瘵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云而瘵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瘵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  
 謀之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甌而遭  
 之既葬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其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康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幃讓呼也或為玩

玩蜥蜴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為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變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其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九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瀧池北流浸彼稻田



貌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瀧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鹿符鹿皮休二反

浸子鵠反字亦作寢殖市方反鎬戶老反

云碩大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憂

傷而念之

○嘯音獻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亦作姣一音於驕反

池水至北流○正

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瀧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曼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印我烘燎也熤蛙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饗饁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蛙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樵昨焦反印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

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熤市林反燎音了又方弔力召二反蛙音惠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又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煩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并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饁尺志反

爨十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熤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熤竈失其所也與幽工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古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熤**熤燎至養人○正義曰熤燎釋言文舍人曰熤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蛙也舍人曰熤蛙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熤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熤本為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印**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燎熤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饗饁之爨饗以糗肉饁以炊飯饗言之也糗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

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通反念子懔懔視我邁邁邁邁

不說也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懔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乎葛反

又四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

同下鼓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於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

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念子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為王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其所言也**有鴛在梁有鶴在林**鴛鴦秃鴛也

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繁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聖以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鴛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有鴛至我心○正義曰有秃鴛之鳥在於魚

梁之上其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鴛也

毛詩疏 卷之三 三 反古詩



三言疏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妾奴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妾也中也皆以  
后為尊貴妾奴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推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鶯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以與妾奴今鶯言梁鶴言  
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妾奴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鶯鶯在

梁戢其左翼 云戢斂也斂正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別  
彼列

反下段緣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答  
反下同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令力 鴛鴦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雌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向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乘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定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毛詩疏 卷五之三 手 及古蜀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刺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傳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傳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傳疢病也傳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禮反又都

支傳有扁至疢兮傳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白華八章章四句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八章章四句

甲令嘯土車汎登下步出  
百也唱北有音漏漉下步出  
赫類云王言訓燕來可憐同歸云來下汎登上車之  
然今中言歸之其貴也與王同姓繁王言下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明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緜蠻而延反下如字飲  
食上於鳩反下音嗣篇內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  
 賄音周贍市豔反  
 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  
 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  
 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  
 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  
 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詩  
 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  
 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  
 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  
 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  
 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  
 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惟士為  
 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  
 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  
 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  
 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

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  
 乏資財則當贖贍之以不贍餼為遺忘也知士為  
 末介者以為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  
 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  
 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  
 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  
 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  
 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  
 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  
 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綵蠻黃鳥止於丘阿

傳

興也綵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傳

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處昌慮反  
 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

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

倅七對反副車

○正義曰言縣蠻然而小者是

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與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末介從

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

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遺忘已

而不肯飲食教載之○縣蠻至於仁○正義曰縣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縣蠻小貌釋丘云非人

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正義曰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閑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  
為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  
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  
之常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  
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  
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  
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  
之以十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  
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  
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  
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  
倅言

行畏不能趨



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



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憚徒旦反下同 難乃旦反下同

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

側

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云極至

也 ○極如字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牛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不

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饗於恭反字又作

饗餼許氣反腥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蒞着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蒞着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云牛羊豕不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內外饗之繫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傳三十二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

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饗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傳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 ○幡乎頌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  
悅 幡幡至嘗之 ○正義曰幡幡然者是菹之葉也  
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  
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  
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  
饗饋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 ○**禮**幡幡至之菜 ○正  
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  
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  
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  
云庶人有賢行者 ○**禮**亨熟至講習 ○正義曰序云  
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  
為飲酒之菹知為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  
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  
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  
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  
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


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  
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  
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為  
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為  
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  
也以此宜之言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  
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  
以此在獻前又無般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  
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人皆是也賓客則加以以  
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前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  
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般尚有  
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兔象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  
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  
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  
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  
**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



也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

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

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


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  他故

反下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

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

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合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

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

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  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

爛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

苴之故云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手曰炮當

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

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

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


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

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

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

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

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

於賓故言獻奏也○  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

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

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

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

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

毛詩疏

卷五之三十七

及古周

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  
 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  
 薄廢禮故先述范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  
 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  
 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  
 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  
 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  
 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  
 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  
 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有兔斯首  
 人執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燔** 炕火曰炙酢報也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炙音隻酢才洛反  
 炕苦浪反何沈又若



即舉於火上以炙之○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

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  
 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  
 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  
 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  
 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  
 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醢之**

**醢** 道飲也

云主人既

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  
 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醢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  
 賓乃謂之醢也  
 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醢  
 為導飲謙其謂主人自飲為醢故辨之主人既卒酢  
 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醢猶今

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  
云疇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亦作漸漸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釋叛音畔將率

上于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

本又作蓼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

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

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

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

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

三言工  
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  
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  
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  
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  
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  
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蓋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  
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  
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

高峻傳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傳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傳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

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

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

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

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

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疆不可得而伐矣其

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

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

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  
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  
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

毛詩流  
卷十五之三  
十  
及古閣

一事鄭以勞為遠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  
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  
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  
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言俱是述  
毛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  
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  
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  
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  
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  
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  
漸漸高不可尚故喻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  
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  
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  
不得○秋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  
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  
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  
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

不能止之也廣闊遠遼之字當從遠遼之遠而作勞  
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  
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言當作遠也毛并註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  
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  
可言不能正之不得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  
舒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為下事之端者  
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  
以上二句克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征則荆舒之惡為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  
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為一喻故皆  
以為荆舒焉○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  
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  
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射明其所將之人罷病  
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  
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  
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  
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

毛詩疏 卷之五 十一 及古訓

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此諸侯  
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  
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  
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

盡也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

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邴反鄭在律反崔罪

同反下武人東征不皇出矣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

問於王漸漸至出矣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

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

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

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  
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

惟與為禮矣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

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

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

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

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卒竟沒盡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

詁文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

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

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卒

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

形也故讀為峯釋山云峯者匪巖郭璞曰謂山峯頭

巉巖者箋云峯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

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豕白蹄烝涉波矣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

涉水波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

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雖其繒牧之處  
 與眾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  
 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  
 危賤之故北方於豕○蹄音的都歷反豕之丞反將  
 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  
 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駭古哀反躁于  
 到反離力智反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  
 槽從本音同通音連一本  
 作瀾力安反骨乃旦反  
 躅也月離陰星則雨○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  
 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  
 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音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囑  
 直角反又音畫本又作濁見賢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

于王命○他音沱有豕至他矣○毛以為此時征伐戎  
 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  
 涉入水之波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  
 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  
 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  
 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  
 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  
 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  
 似眾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  
 者須其眾豕雖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連矣以興  
 荆舒之君率其眾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  
 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  
 沱矣羣豕既得此水瀾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  
 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  
 彌疆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

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豕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豕進  
也言進涉是訓豕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  
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  
水矣并以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豕眾至於豕○正義曰豕眾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  
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  
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豕孫炎曰蹄蹄也傳  
已訓蹄為蹄故等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  
則白豕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王為釋  
詩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  
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豕是躁疾於  
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  
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  
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臥處名  
槽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豕離其槽牧之  
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槽音義亦同荆舒  
之人勇捍捷敏者謂士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

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  
豕言其民猶眾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上下相敬是禮  
義也叛逆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  
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  
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臨斥辭有懼疾之旨故知有  
賤之意○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為月所離  
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  
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  
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  
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  
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其所克  
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  
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哲由視也為  
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

七 寺 梳  
卷 五 之 三  
六  
及 古 訓



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  
 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雨水氣也春而施生故  
 木氣為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也  
 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  
 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  
 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  
 煥即晦明也加之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  
 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  
 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  
 北方明南方唯天暘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  
 矣失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  
 上經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  
 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土  
 之不善是被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  
 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  
 為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  
 後荆舒皆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  
 猶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

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  
 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  
 使也○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  
 橫為餘事棄其所守于犯王命是為他矣故知不能  
 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  
 命即于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蒼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



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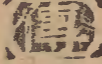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蒼音條徐音韶草名華

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  
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  
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  
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  
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  
十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  
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日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纘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下應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  
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  
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  
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  
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典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



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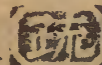
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餘喻如京師也其華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芸音云沈音運夏  
戶雅反下同罷音皮心

之憂矣維其傷矣



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華至

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餘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華葉白華葉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葉白華名菱別華色之名也其氏曰本草云陵蔣一名陵苕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澤水中七八日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木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陳**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餘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薈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箋曰年左傳劉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冑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苕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鄭章亮反見賢遍反

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

**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華**落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意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衆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

鄣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祥**羊墳首三星在**留****傳**祥羊牝羊也自傷逢今世也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祥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祥子柔反墳扶作雷牝類恐反笱音苟復扶又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

七詩統  
卷五之三  
十六  
及古關

亂日多○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祥羊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祥羊而責其大

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

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鼈之中其

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

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

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相得食而治口少故少可以飽

○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

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

飽之是所以可傷也○祥羊至可久○正義曰釋

畜云羊牝豝牝牝故知祥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

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

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斲見心星之光耀須臾

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

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闕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

○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

亂曾無治時何得云

治日少乎所以易亡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背○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

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

言萬民無不從役

**何草至四方**

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為士卒**何草不玄何人不矜**云玄赤黑

色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矜

反注同蘖魚列**哀我征夫獨為匪民**云征夫從役

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

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

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玄赤至之  
 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緹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蘗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  
 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期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云兕虎比戰士也

○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兕匪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野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詩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鏡釋獸云兕似牛其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有芄至周道。○正  
 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義曰有芄芄然而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  
 周道之上常在野與狐在幽草同手故傷之也○  
 言苑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  
 車故云棧車役車○  
 言率彼曠野而此是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  
 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周官釋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  
 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此輦  
 老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  
 加一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  
 官中車工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中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輦輓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  
 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中車之輦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  
 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輓故知不與比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魚燕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車耳齊對最車非非士也乘之對齊也  
薄姑味不與此同此對齊軍對齊之律  
耳非聲齊也此對齊言對車其村其矣對不以人  
對車非以對車無人之此來也無人以對非非  
等然也云對車對車與與無人之此來也無人以對非非  
車非此軍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  
自非對車同味此非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  
而燕之對車衣辭何律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此對齊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  
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  
而推序天命上連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  
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  
文王有聲二篇  
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立周邦○而王文王十一年章八句○文王至作  
 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則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  
 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日下文王指而說其  
 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  
 為因戒成王言以殷十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  
 之能代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  
 受命作周以總之○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  
 受命作周是創初政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  
 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  
 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  
 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  
 侯受天子命也此連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  
 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雖以流坤吐  
 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決地之瑞黃龍中濂見於緡  
 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  
 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  
 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

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  
 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  
 書亦天命也帝王華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  
 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但有天下  
 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  
 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  
 無明說賜鶚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  
 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矯黨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  
 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  
 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  
 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  
 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八年十九年其即諸  
 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  
 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  
 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

在編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新召太子明其七年  
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  
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  
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  
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  
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  
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  
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  
犬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  
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  
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  
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  
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  
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接引河圖曰余帝  
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帝注云周文王以戊午  
帝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崩伐  
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土意注云人

戊午帝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  
以入戊午帝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  
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帝二  
十九年代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  
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如前  
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帝二  
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  
二十九年之文為受籙而發受籙者即謂受丹書  
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帝二十九年即赤  
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  
於天下然後始以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  
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  
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  
受籙而為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  
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  
崇作靈臺是文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  
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王殷者紂黑期火戊倉  
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帝也午為火必言

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  
火使其子為已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  
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為受命  
年也受命之月已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  
命元年為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  
也又以曆按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  
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  
歲在巳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  
子譜云以曆按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  
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  
又中候雜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  
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  
屠豐也即云至僂黎之水品尚鈞崖王下趨拜曰  
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月書命云雜授  
金鈴師名呂故得命即聖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

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  
故元鄭所參按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  
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  
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上八十三至十  
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  
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  
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  
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元  
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  
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  
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  
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  
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按乾鑿度云曆元名據  
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  
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  
矣歲在癸丑是前按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  
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受籙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次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巳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巳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歲餘有四百八十歲即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

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按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巳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維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維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凰

七詩

卷之五

及古

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  
 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然鄭何處  
 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  
 亦赤雀命後始政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  
 所以不即政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  
 命為天子若前命已為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  
 已使為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  
 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  
 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  
 帝堯舜周公是其證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於  
 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  
 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  
 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  
 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  
 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雀銜書非洛而出謂  
 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為正也故  
 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  
 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凰銜圖書置帝前

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  
 長是不從河者也神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  
 云謂洛書皆不必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  
 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  
 苞謂之鳳凰通卦驗謂之為鳥鳥者羽蟲之大名  
 赤雀鳳凰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  
 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代崇既代于崇乃作邑於  
 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  
 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凰銜丹書遊於文王  
 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代崇受赤鳥  
 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  
 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  
 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  
 王曰西方有九國焉若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  
 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  
 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  
 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  
 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代崇作靈臺之下

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註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按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者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此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答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相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相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

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三號之下註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有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禘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禘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禘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

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  
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  
故召諸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  
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  
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  
其得之年月惟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  
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  
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  
見西伯於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  
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夫  
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  
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  
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  
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  
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  
於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  
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  
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

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  
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業  
大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聖賢多矣仗鉞之勞不  
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川  
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  
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  
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  
海濱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  
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  
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  
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  
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  
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  
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  
命使與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  
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傳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



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諡曰文○於音烏註及下於緝并註皆

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諡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為諡也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傳云大王聿來胥宇

而國於周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

新者美之也○大音秦後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

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傳云周

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入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傳六在

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傳至左

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為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

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

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為天所命則自

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為新國

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

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山有美德能

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為

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

天之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

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

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正

詩疏

卷之三

三

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為天所命也言初為西伯以對後為王總受命之前為初非謂為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於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言著見者為天所嘉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為王使為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為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闕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雖為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為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為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為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

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言文王至接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察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為而效之○**豐**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令善哉始侯若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

為諸侯皆百世

○聲音尾開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

音孚施始豉反適音的宇或作嫡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不世顯德

乎也者世祿也

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

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毛以

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此文王能布陳大烈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不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與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於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為

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支庶

為諸侯皆得百世餘同○齊魯至支字○正義曰

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

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適譬

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

能布陳大烈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

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

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令善至百世○

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

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

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

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

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

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

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庶為諸侯皆

百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

不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

為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  
德也謂臣有顯德謂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  
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  
文○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  
大號下至諸侯及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  
也凡為總辭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  
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  
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  
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包重  
耳不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  
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  
列士諸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  
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辭其內外也郊特牲  
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  
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  
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  
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  
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  
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  
則權并一姓妨棄賢路事政犯君故經幾尹氏齊氏  
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  
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按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  
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  
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典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  
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  
夫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  
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  
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  
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  
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大臣北面體陰而  
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於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  
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

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也皇天禎幹也

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

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

○楨音貞為干偽反

下天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濟濟多威儀也

○齊禮

反後濟濟世之至以寧

○毛以為因上不顯亦世文

濟皆同

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

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為

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

臣者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

之士生之於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

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

以人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眾士文王以

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為美鄭以思

為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

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眾之士生此我王之國

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

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

選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

周國王國能生此眾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楨幹也  
○猶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法文以思之為辭  
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以意之所  
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為願朝廷之士多如忘賢能  
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  
賢實為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

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  
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  
尚未知思得以容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  
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  
以翼翼為恭敬而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  
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  
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  
生為用之矣○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士是  
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  
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  
濟總為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  
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  
此同**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傳  
矣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  
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

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千孫緝七入反熙許其**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感德

不可為眾也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

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言眾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穆穆至周服○

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

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其堅固

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

手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

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為惡之故至  
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  
盛德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於  
周之九服之中為異餘同○穆穆至假固○正義

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為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固也○**傳**穆穆至子孫○正義曰於為歎美之辭故言於美呼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縮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澄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為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為臣以為已○**傳**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傳**麗數至為衆○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為衆言德盛則難為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傳**商之至知○正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

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皋陶謨所謂緡成五服是也但不知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夏殷服名耳**傳**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云殷之臣壯美而

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

疆 ○ 裸古亂反黼音甫卑况甫反字林王之王之蓋臣無

念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傳云今王之進用臣當

念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傳蓋才刃反為之法傳一本作為之法度傳侯

至爾祖○毛以為商之子孫既眾多今維乃服臣於

周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

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

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

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

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鳴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

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乃服殷冠則其自來歸從

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

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

念汝祖文王之法修德服眾為天下所歸是進用臣

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為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

命無常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為

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

于周如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大學引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亦引彼

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冕○正義曰此殷

士即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

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

疾知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舉

裸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

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

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

將之事注以將為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為送但裸是

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

三詩疏

卷之六

及古



冕無績繡之飾則殷亦不以繡為飾繡自衣服之  
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流注云以夏殷制則殷之  
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繡而已舉一章而表  
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哂夏收故知哂  
殷冠也既以哂為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  
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  
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  
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玉  
冕故知弁是大名也○殷之至以纁○正義曰殷  
臣壯敏來助周祭裸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  
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  
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  
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  
又從大宰助王裸謂贊下酌鬱鬯以獻尸言大宰贊  
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亞助之矣此周人尚  
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  
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  
王以德不以彊木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

者若為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  
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  
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  
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  
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後服其故服可也○傳蓋  
進無念念也○正義曰蓋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  
之故云念也○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  
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成  
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  
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為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  
之末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為鑒若文王之  
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為戒又章云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文文王之道可以與  
後世為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為  
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是即述文王之  
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永

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

則福祿自來○聿于必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帝乙

已上也箋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

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

為鏡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

亦言不可改易也下傳無念至不易○毛以為作者

進臣之法當運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為之者

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

求多福言勤修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非當長配

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

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

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

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水言配命二句為

異以為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

衆之福也○聿述至多福正義曰聿述言我永

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

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

者以上帝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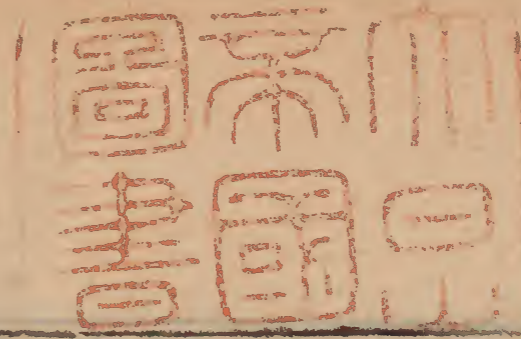
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

箋長猶至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若常為便

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為庶

國也又言字不訓為我○傳帝乙已上○正義曰以

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



毛詩疏

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傳**駿大○正義  
曰釋詁文○**傳**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鑒鏡也鏡照  
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  
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遏止義善虞度也**傳**云宣

徧有又也天之天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

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

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傳**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

度待洛反下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傳**載事刑法孚信也**傳**云天之道難知也不可

不

順之**傳**命之至作孚○毛以為戒成王言天之大命  
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  
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  
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  
殷王行不順天為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  
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倣倣上天所為之事無聲音  
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  
欲倣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  
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  
宣昭義問為異以為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  
德之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遏止  
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傳**有又至行之○正義  
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為又也蕩  
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  
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修  
其道以不亡為亂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

毛詩疏

卷之二十九

及古



